我想看见的不只是皮囊

——读《皮囊》有感

武进区礼河实验学校 袁周英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读蔡崇达先生的《皮囊》一书后，我才发觉我其实不认识我周边的人，即使我们已经是彼此生命中重要的部分。严格来说，我只是知道他们作为自身的角色在我生活中参与的故事，我没有真正地看见并理解他们。我也才发觉自此之后，我想看见的也不只是他们的皮囊，而是这些皮囊背后的模样。

蔡崇达先生说他在写《皮囊》时，才明白阿太试图留给他最好的遗产，才明白阿太的生活观。我们的生命本来多轻盈，都是被这肉体和各种欲望的污浊给拖住了。蔡崇达先生的阿太是个很狠的人，连切菜都要像切排骨那样用力，连年幼的舅公都要扔进海里学游泳。在邻居眼里这样没良心的阿太却教导蔡崇达先生如果整天伺候这个皮囊，人是不会有出息的，只有会用肉体的人才能成材。直到去世，这位老妇人仍旧觉得没有皮囊的包袱，来去就方便了。

肉体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伺候的。我甚是觉得即使当年我的阿太没有这番言语，却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践行者。

古稀之年的阿太生体硬朗，时常从自己所居住的小镇徒步到我与外婆所居住的村庄。我最欢喜阿太的到来，因为我总觉得阿太的到来能使我日复一日陈旧的生活具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连总埋头为生活奔波的外婆外公眉眼间都流露出神采。添菜话家常，好热闹。一年间，我的阿太在几十公里的路上往返。我想支持阿太的不仅是那双饱经风霜的脚，更是她对自己大女儿即我的外婆的思念之心。耄耋之年，阿太白发如雪，背如弯弓。可是这副老去的皮囊始终没有阻止阿太去往农田耕作的脚步，相反它展现的是岁月在阿太身上留下的印记。

小镇的弄堂三弯里绕，阿太婆娑的身影在其间穿梭。从弄堂的那一头到这一头，一根木头拐杖帮扶着阿太慢慢地来到我母亲的门店。母亲远远地看到阿太，一路小跑着过去搀扶。每次阿太来，都会带着她赠与子孙的美食。大概是因为无论母亲与我都成长到多少年纪，在阿太的眼中，我们始终是顽皮贪吃的孩童，是她可爱的外孙女，曾外孙女吧。

我见阿太生前的最后一眼，看到的是躺在她自己床上的即将与世界告别的朽木之躯，张着嘴，望着床顶，全身在颤抖。我哭着自问为什么会这样。而现在当我执笔写下我的阿太时，我似乎又看到了她坚强的身影，不屈的灵魂，对子孙后辈的疼爱与关怀。耄耋皆得以寿终，恩泽广及草木昆虫，形容的不过就是我这样的阿太。

蔡崇达先生说写这本《皮囊》，不仅是他自己想要做的一件事了，而是必须做的事情了。到此我与蔡崇达先生所产生的共鸣在于我们恍惚明白了写作的意义——写作不仅是种技能，是表达，而更是让自己和他人“看见”更多人，看见“世界”的更多可能，让每个人的人生体验尽可能完整的路径。

天才文展在蔡崇达先生笔下是其少年时期见过的唯一一个降伏了兔唇缺陷的孩子，也是先生对其怀有莫名其妙崇拜感的孩子。因为少年文展比其同龄人有更高的理想。先生认为这个想法听上去很虚假，却真实构成了文展身上的那种硬铮铮的精气神。十一二岁的文展没有孩童的稚气，有的却是高于其年龄的大气沉稳。文展说你得想好自己要有什么样的人生，然后细化到一步步做具体规划。文展为此整理中国历史大纲，闭门备战中考只为恰好达到中专分数线。即使最终生活把文展雕刻出另外的模样，但还是可从他的眉角，他脸上细微的表情，找寻到那个少年文展。

我想我应该看到的不仅是已逝去的阿太，更应该像蔡崇达先生一样看到身边更多的人。这是对路过我生命的所有人的尊重。这也是和时间抗衡，试图挽留住每个人唯一可行的努力。我想看见的不只是这些人的皮囊，而是这些皮囊背后的模样。

作为人民教师，除了亲人朋友，围绕在我身边的是校园里活泼可爱的孩子们。我每天穿梭在这群鲜活的生命里，感到与阿太岁月沉淀的生命的不同的活力与激情。

与天才文展一样的是我的学生们也恰逢少年时，与天才文展一样的是他们有的也存有一定的生理缺陷。我的学生子扬患有羊儿疯。发作时，昏倒在地，四肢抽搐，两眼上视，口吐涎沫，意识数秒或几分钟消失。不发作时我也没听他说过一句话。据他父亲所说是过度治疗多动症而导致的。教育家尹建莉在书中批判了所谓的儿童多动症。由此我对儿童多动症的说法嗤之以鼻。这是对儿童天性的挑战说法。如何定性在这样活泼好动的年纪，孩子的行为是多动了呢而不是教育者的教育行为的缺失呢。

开学第一天我尝试让子扬做缺书登记。我发现这样一个被评判为多动症的少年坐在讲台前一小时都没有多动，相反他认真完成了所有的缺书登记而且字迹工整。子扬的字又大又圆，像是幼圆体。字如其人的说法在此可得不到验证了。子扬长得精瘦，时常瞪大了眼睛，微张着嘴巴，认真地看着。仿佛要说些什么却又什么都没说。半年间我没有听到到他说一句话。

但就是这样不善言辞的孩子总是会给我带来意外的惊喜。子扬的成绩总是优秀的，越是得到表扬就越是优秀。我第一次听到子扬说话是在一堂英语公开课上。小组分段朗读，子扬读得很好，语音优美，得到了我极大的鼓励和赞美。我甚是希望能通过我不断地鼓励促使这个孩子大胆地表达自己。

学校的老师从来都很关注着这个特殊的学生。出于对他的保护，子扬不被安排上跑操或是参加运动会。可每一次我让他呆在教室里的时候，他都不吱声地跑到操场。其他学生告诉我王子扬又跑到操场去了，他一溜烟地就跑了。同学们的嗔怪表现出的似乎是对王子扬的行为充满了不满。但是被这副皮囊拖累的王子扬是多么渴望着在操场上与同学们一起跑步，或是一起参加运动会，一起在阳光下欢笑。也许作为班主任的我应该帮助子扬规避风险，在可行的条件下促进他的全面发展。我似乎看到一个被限制行为的皮囊受到了自由灵魂的暴击，又似乎看到其欲望超于皮囊，不断地蔓延开来。

不管是蔡崇达先生的阿太还是我的阿太，不管是蔡崇达先生笔下的文展还是我笔下的子扬，我们都从这次写作中尽可能地“看见”我们想珍惜的人，也让我们清晰地看到，藏在人生里的，那些我们始终要回答的问题。人各有异，这是一种幸运：一个个风格迥异的人，构成了我们所能体会到的丰富的世界。但人本质上又那么一致，这也是一种幸运：如果有心，便能通过这共通的部分，最终看到彼此，映照出彼此，温暖彼此。